

10.08

兴化文史资料

第六辑



82



兴化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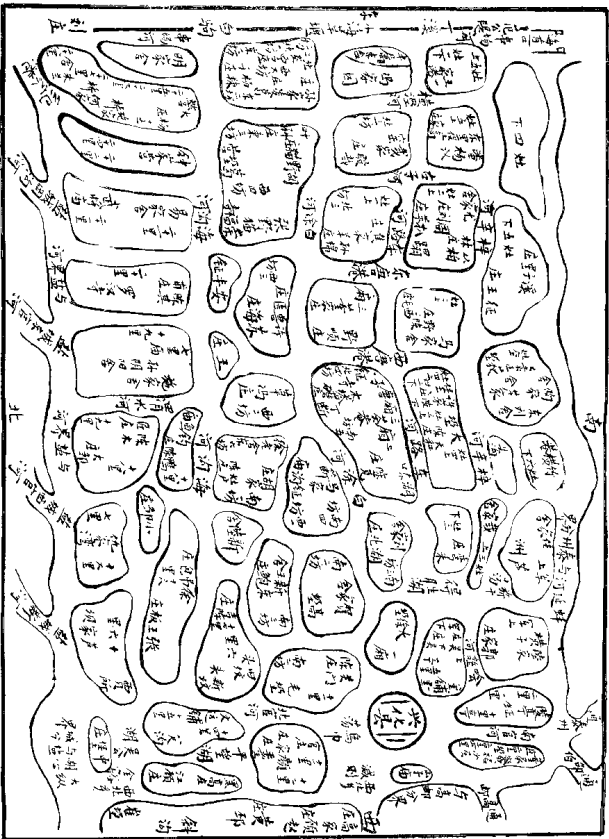
第 六 辑

3161/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兴化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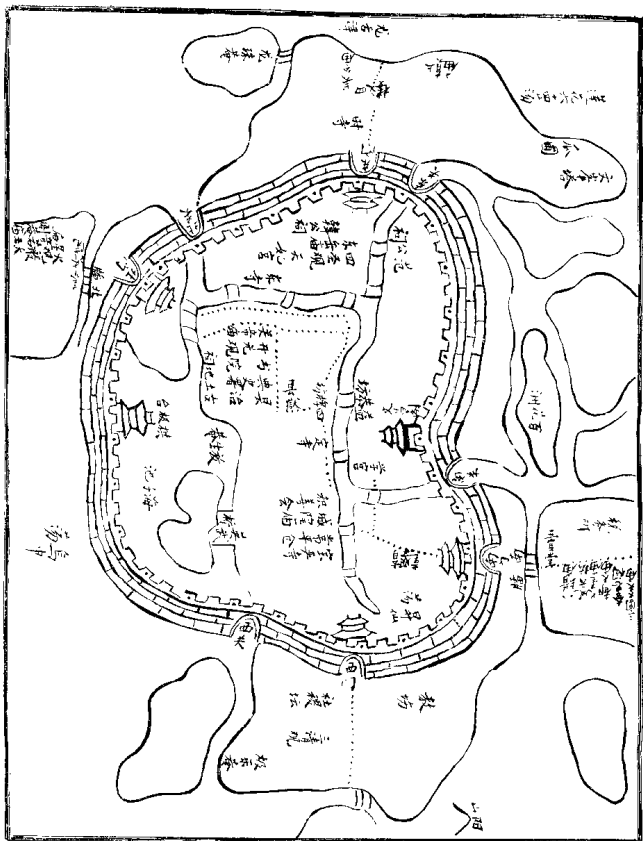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八月

四塘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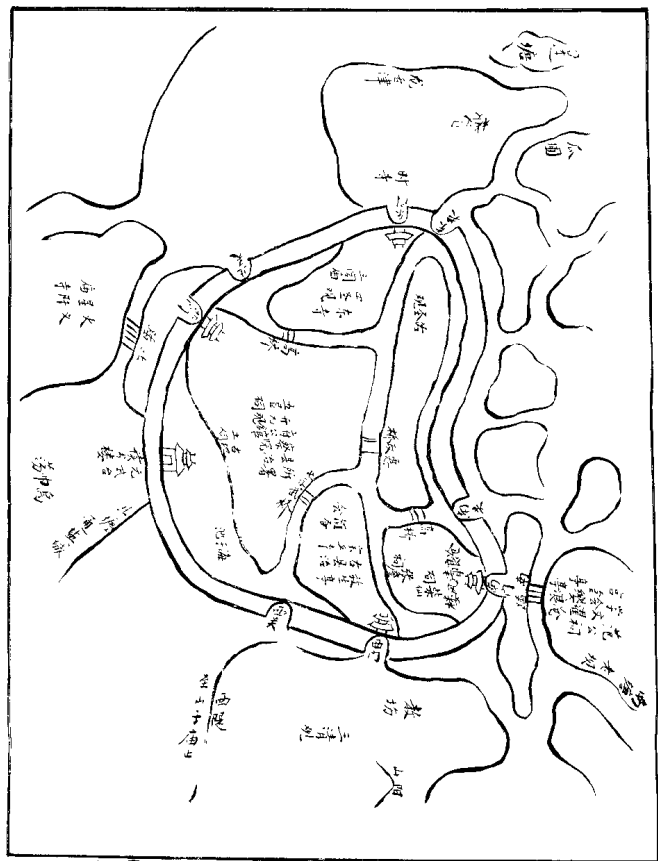
城柳圖

圖二



周武城御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r.com



圖三

目 录

兴化地歌略便蒙（附图三幅）·····	本会搜录（1）
兴化县光复纪略·····	任洽丞 （4）
辛亥巨浪与兴化涟漪·····	顾怀庆（7）
辛亥杂咏·····	魏伯璜（13）
忆一九三一年兴化教育界之惨状·····	解子笈（15）
李春芳与《西游记》·····	黄叔成（20）
关于刘熙载·····	张炳嘉（34）
吴铤在潍县·····	沈恒生 王梅村 赵克才 黄叔成（40）
船厅简介·····	魏平孙（42）
船厅重光有感·····	魏伯璜（43）

兴化地歌略便蒙

兴化县地	楚曰昭阳	城筑自宋	记在沧浪	周六里余
土城卑隘	明初改砖	高丈八尺	睥睨女墙	千八六十
元武故址	台筑拱极	东启元门	楼曰观海	南文明门
楼曰怀薰	西威武门	楼曰见山	北肇魁门	楼曰仰宸
县治近北	学宫南方	书院校士	堂曰古香	学堂初辟
名仍昭阳	讲求地理	水为大纲	水之来源	实从西南
孔家涵子	常流涓涓	水之去路	迤於东北	串场河流
支派总续	西有长堤	由南而北	筑自谢公	功俾召伯
上游来源	淮水自西	钲洋关下	直注西堤	黄汇泗沂
合流清口	开云梯关	入海依旧	清口淤垫	东流难走
咸丰初年	丰工决北	黄不夺淮	水势渐弱	郑州黄决
襄河分溢	修城加围	预防孔亟	高堰安澜	彼苍之德
古禹王河	水近天长	开圣人山	旧迹孔彰	若尽疏浚
西南下江	近年淮水	汇洪泽湖	乃开三河	注高宝湖
运河水长	坝堤堪虞	下江各口	先开是图	褚山壁虎
宣泄其余	沙河一坝	直捷不迂	狂澜孰挽	仰赖宪谟

光緒初年	修堤從新	河工總局	辦理認真	湖水盛漲
逾丈六尺	左相親臨	三次巡閱	保坝緩開	修堤得力
五坝一開	下河為灾	禾谷淹沒	白浪成堆	坝水去路
五闸口張	西团小海	白駒劉庄	及丁溪闸	水下串場
見多淤墊	通塞無常	經河以東	堤稱范公	挡御海水
鹵氣莫通	堤東新淤	大開鹽場	得鹵煎鹽	獲利一方
郵湖西堤	御水甚勁	碎石坦坡	橫流難震	東即運堤
其力相並	石添土加	岁修宜慎	上游下流	非徒本境
一线長堤	攸关民命	近城之水	經河有五	一蚌延河
南界泰州	竹橫港鉦	更有芦洲	二梓辛河	旗干蕩東
得勝湖南	大塚居中	三車路河	大徐塚起	茶庵之東
木塔古寺	唐子大鉦	戴家窑鉦	馮家園東	是東台境
四白涂河	圖始二坊	庄孰最大	曰東鮑庄	崇福古寺
属北一坊	五海沟河	最大鄒庄	王庄以東	安丰大鉦
七里庙前	罗汉寺並	南有官河	陵亭旧鉦	沙庄以西
属高郵境	烏巾蕩北	即北官河	平望吳公	二湖分派
中堡大庄	盐城分界	三十六塚	俗名八卦	宋元屯兵
何家塚大	東西唐港	各圩甚長	河淺未浚	干旱禾傷
近年灾區	多在東乡	顧趙黃邳	是名減則	科照芦課
分銀完納	西北全豁	庄至崔塚	陳公奏定	民受恩多

县志地理 大略在兹 支河各庄 观图便知 尔等童蒙
生长兴邑 南北东西 先开见识 从此类推 由府及省
中国外国 无难审定

本文系前邑人所编，作者现无从查考。另当时只有四门，小东门和小南门是后辟的，无城楼。小东门为朝阳门，小南门为中正门。特补注。

兴化县光复纪略

任 洽 丞

兴化县属扬州府（旧称扬八属之一）。地势极低，四面环水，形若釜底，县城称昭阳，境内河港交叉，湖荡纵横，因而兵祸较少。谚云：“自古昭阳好避兵”，即谓此也。

辛亥年八月，忽然传来武昌革命党起义，地方上老年人听到这消息，魂飞魄散，手足无措。时县中旅外求学者，相继返里。我本就学扬州府中学堂。武昌起义于八月十九日，消息传到扬州时，是二十日。那时，扬城戏院只有大舞台一座，乃某巨绅家丁为班头，闻此消息，遂于次日停演。府中学堂乃扬州府知府为总监督，副监督为优贡刘荣椿。城中秩序渐乱，我们同学中有阙越，系党人，不假而走。我见此情形，请假回里，与旅外诸同学相聚接谈，各述情形。均以大城市主持者较有办法，惟我兴化，乃一水荡子，行动非船不行，向来避兵易，御匪难。况南官河通泰县，有神潼关；迤西南通邵伯，有鱼鼓汤家庄；北通盐、阜，有马家荡，皆匪窝；而南通高邮之三垛

鉞，匪势出没无常。既有国变，我辈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有自卫的办法才好。

兴化城守营均老弱不堪，钢叉数支，竹杆枪六八根，实不能以此御匪，不若办民团，或十家民更。我县城内外，原分廿七总，每总有土地祠，以祠为民更局。每总有乡约地保，每晚由总局发口号，通知各局。每十户出一人，晚到局。每十户门首挂一灯笼。每夜出巡三次，民更用梆子，地保用锣，遇到可疑者盘查，不知口号者不许通行。如此一来，城中居民皆以为大祸临头。预备逃难，穷民则哀求衣食，市面混乱，知县陈廷英已无法维持。

九月二十日后，谣言四起，云北有大帮匪至，西有匪船探望，城中秩序涣然。于是农、商、学三界老少，聚集于城南文昌阁，开会。其时农会长郑省三，商会长王小轩，教育会长刘育春，均出席，我亦参加末座。议决具密函至扬州，请徐司令宝山派兵来兴。

当时客居兴化有邵君冀如者，原为扬州人氏，在扬州开设庆茂福绸缎店，在兴化设分号。邵君与扬州方尔咸，方柳江，均为旧友。遂请伊与徐司令商谈。而徐司令即允其请，亲率所部，调来舢板炮船数只，军队百余人，于九月二十八日晚抵兴化南门外老坝头。二十九日清晨，全城悬挂白旗，绅、农、商

、学各界，暨城中各学堂堂长，亲至码头欢迎，至城内明伦堂开光复大会。其时旧知县亦待罪在旁。徐司令与方柳江登台演讲。会后，出示安民，上书“大汉纪元元年”。

次日徐司令离开兴化。城中各界，集议民选民政长，通知二十七总居民，约定已刻，到明伦堂开大会选举，于是希望当选者，各施手段。以前兴化尚无政党，只分新旧派而已。其时方有组织政党者，出现“共和团”、“陆军自治团”，还有“僧团”。选举结果，得票最多者徐正熙（字咸斋，举人），次为余宜官（字字春，优贡生，兴化地方自治筹备会副主任）。徐固辞不就，余宜官于呈报省方都督加委给印后，方择日接印视事。余之当选，即产生于“共和团”，兴化县政府组织遂不能脱离此团矣。

辛亥巨浪与兴化涟漪

顾 怀 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二百六十余年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轩然巨浪。兴化虽地处偏僻，亦不免泛起一点小小的涟漪。

辛亥前，清廷已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兴化的文人学子纷纷入了当时因洋务活动而兴办的各种学校，寻求知识和进身之阶。我叔祖顾咏葵亦在日本宏文书院学习；此外石金声、任赞卿等亦在日本学习。当时孙中山先生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各学校学生奋起响应，而以留学生为多，顾咏葵等可能与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同盟会有所接洽。武昌起义后，顾石等人由日本回来，各人携有地球仪、人体解剖图及动植物小标本等，为当时我县所未见。于是轰动了一般文人学子，齐集门下，互相观摩研究，讨论革命事宜，我记得有沈赞成、张伯英十余人。印象较深的为任赞卿则已剪去了发辫，但不敢公然在街上行走，常在傍晚来我家。

这时听说本县万寿宫的“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牌子已被人民劈碎烧毁，社会上已传阅《扬州十日记》及《徐锡麟刺恩铭被剖心报复》等小册子，人民反满浪潮风起云涌。

兴化知县陈廷英，三十余岁，一天晚间惶惶来到我家，向顾咏葵跪求乞命。顾说，未听说有杀你的消息，你离开兴化就可无事。陈即雇了小舟星夜出衙逃去。

不多时日，维扬统领徐宝山到兴化来了。徐来时只带了一个姓方的参谋和一些护兵。方参谋身穿新军的军服，身佩宝剑，引起人们的注意。徐宝山在明伦堂召集地方人士群众开大会，到会有数百人。徐登台讲了一番话，我约略记得是什么满清旗人欺负人民，我们必须起来推翻其统治，恢复我中华汉族的声威等。徐讲话后即登轮他去。会后有邵翼如（客居兴化的商人）借此群众场所叫大家剪辫子，以示与满清割断关系。他随身还带着剪子等用具。大家踊跃向前，我亦在此时将五六寸的小黄辫子剪了下来。后来全县人民就都以剪去豚尾为荣，只有少数自命为满清忠臣孝子的人仍然保留着豚尾，盘在头顶上，戴上帽子以掩盖。

徐宝山来后，顾咏葵等人活动更多了。一天早晨我在床上还没有起身，忽听人声鼎沸，起来看到对门明伦堂口人声嘈杂，火光大起，照得我家通红一片。我母亲等女眷惊慌万状，

不知所措。原来是顾咏葵等人，召集地方人士，在明伦堂开会商量本地政治问题，并拟推选人员负责县知事职务，以代替弃职逃走的陈廷英。会场上桌椅板凳尚未布置就绪的时候，县衙的一般皂隶（即所谓三班六房和马快巡捕）二三十人，由捕快沈洪率领冲进明伦堂，将布置会场的仆役赶走，把桌椅板凳和开会用具搬到大天井内，放火焚烧。到会人均惊散，会开不成了。紧接着就听说余宜官已搬进县衙，当了知县，一班旧差役也接着照旧当起了差事，管理全县的行政。

这时顾咏葵终日躲在房内，不见人客。又听说易蔭臣正在筹组陆军团，在明伦堂的石阶上磨刀霍霍，顾更不敢外出。过了几天，忽然离家他去了。隔一两月光景，顾由外地来，并带了省公署派到兴化当知县的张荫谷同来。张为南通人，据说是顾的同学。张荫谷到兴后，余宜官弃官出门而去（以后就从未听到他的消息）。顾咏葵就当县的总务科长。张为外地人，对兴化不熟悉，一切大权遂操在顾手中，顾成了兴化红人。

接着张荫谷又委派阜宁人张钰为兴化县保安营营长，委托我父顾廷栋为保安营营副，任赞卿为该营书记，组织起地方武装，我祖的势力就更加巩固了。不久，张钰鄙视县保安营之职位低微，辞职他去，我父遂升任营长，并改称为保安团。先从县库中取用一些刀枪、马叉和前膛枪等旧武器，后又从省领到

毛瑟枪等武器，武力逐渐充实。

这时有一个自称为东台收税的人，在南门外最南端税房原址，挂起了虎头牌，拦船收起税来。那时经过辛亥革命，各地的苛捐杂税都停收了，厘金局亦已取消，来往船只通行无阻，无人强行收税。当时县公署未奉省公署收税的命令，于是商会会长解越庵在东岳庙后面的长生院内（商会会址）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开会，请东台人到会解释设局收税的缘由。这收税的官带了四五个持枪的护兵，坐着四大轿来到会场，气势汹汹。开口说，奉徐州张大帅之令收税供军需，谁敢阻拦？顾廷栋说兴化地属江苏省公署管辖，未听有徐州张大帅管辖之说，如欲设局收税，必须先有省公署的明文指示，才能遵照执行。双方争执不下，该税官竟指使护兵开枪动武。顾为维护在场人士的安全，就揪住该税官的衣领，推其退出会场，并令保安团丁将其护兵一并赶走。该税官见寡不敌众，遂登轿狼狈而去。轿经城守营门前，保安团官兵拥上去抢砸，收税官的一个护兵忽然鸣枪阻拦，保安团兵丁也开枪示威，一时枪声大作，震动了全城。顾咏葵大呼：“打得好，打得好！”

税官回到税房，慌忙收拾行李衣物，就乘船离了兴化。地方人士欢庆赶走了税官，保安团官兵则在嘲笑税官逃走时的狼狈相，而我父却已种下祸根。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兴化突然开来了一百多名辫子兵，拥护着一个姓李的人（其名已忘却），自称奉张大帅之命来兴接替知县职务。原知县张荫谷慑于威势，不敢违抗，只得退出县衙。李到任后，即宣布要追查抗拒收税和殴打税官的人，送徐州惩办。大家才知道那个收税人确是张勋所委派。我父为当场揪赶税官出场之人，又在他管辖的城守营门口发生了鸣枪砸轿事件，当然成了肇事的祸首。县保安团区区数十人怎能和张大帅的辫子兵对抗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东台县丁溪钰外祖母家暂时躲避风头。后来我看报纸才知道，张勋迫于潮流，也宣称脱离满清，而实际则为死硬的保皇派。他不但自己保留丁豚尾，而且部下都保留着大辫子，称为辫子兵。第二年他公然拥戴溥仪在北京进行复辟，恢复宣统的帝位。不过短短的几天，就被人民推倒，冯玉祥又把宣统赶出故宫，才完结这一场复辟丑剧。

我父到丁溪后，李找不着我父，就将卫兵王慕文抓去，打了一百军棍以泄忿。我父闻讯，深悔自己不该做出头的椽子，以致大祸临头，无人理睬，遂决意不参与政事。一直在丁溪躲了四个多月，省公署又委派了江阴的姜若来兴化接管知县职务，李某不得不卸职和辫子兵一同离去，我父才回到兴化。我母胆小怕事，两人商定辞去保安团职务，从此与政界绝缘了。